

中國圖書館學史料叢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清末民國圖書館史料續編

王余光 范凡 編

11

中國圖書館學史料叢刊

第十一冊目錄

王余光 范凡 編

清末民國圖書館史料續編

第十一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十一冊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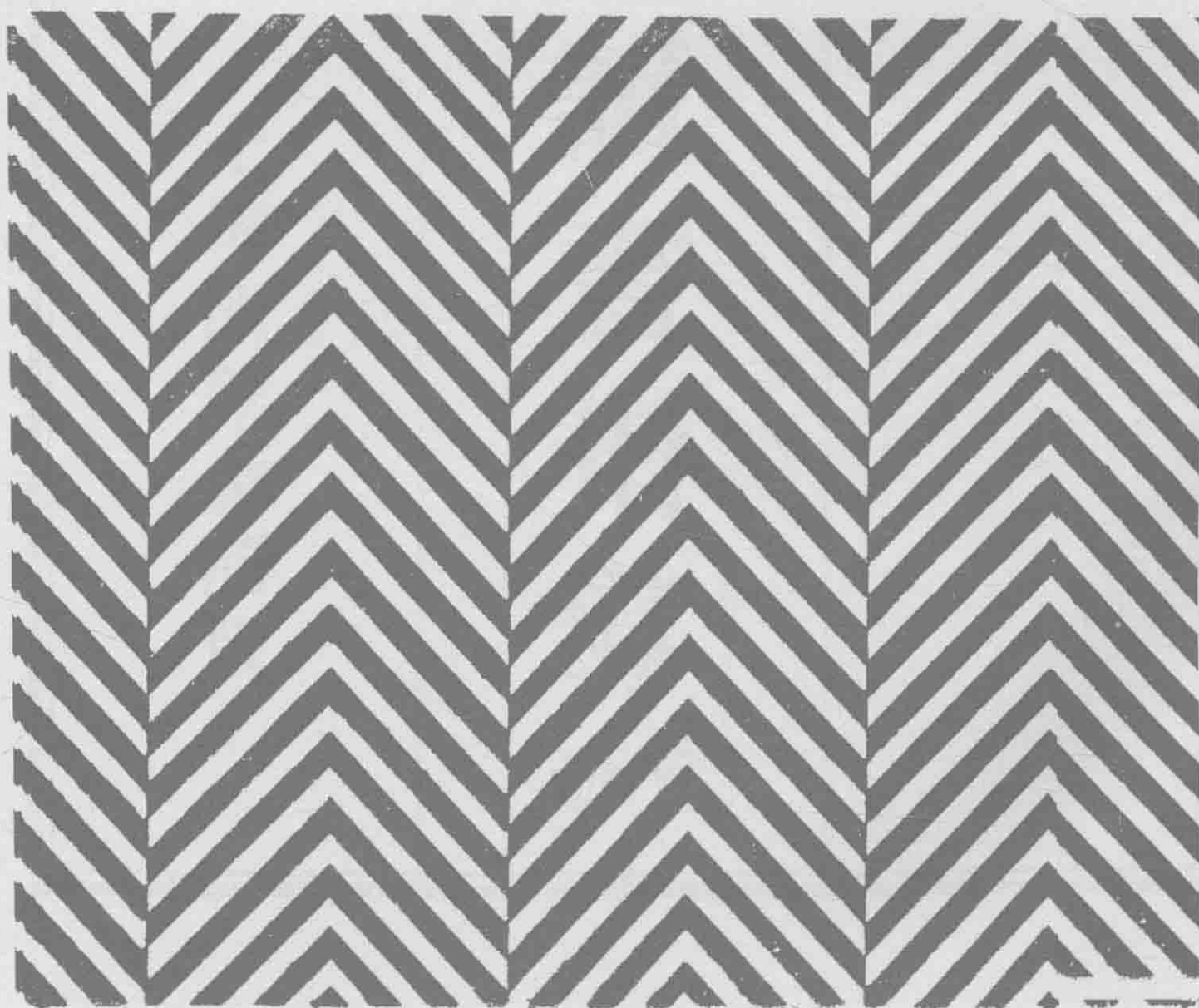
中學生讀書指導(下)	何景文編	上海:	開華書局,一九三一年出版		一
圖書館為什麼要勸人讀書	陳獨醒著	杭州:	私立浙江流通圖書館,一九三一年出版		二一七
成人閱讀興趣與習慣之調查及研究	蔣成堃編	江蘇省立教育學院,	一九三四年出版		二五九
圖書館使用法的指導	(美)哈勤斯等著	喻友信譯	武昌:	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一九三四年	
出版					三〇七
中文書籍分類法商榷	查修著	北京:	清華學校,一九二五年出版		五五三



中學叢書

中學讀書指導

卜 冊



中學叢書

何景文編

中學生讀書指導
冊下

上海開華書局版

中學生讀書指導下冊目次

目	次
文學研究法	趙景深
社會科學研究法	吳明修
歷史學習法	陳諒
地理學習法	王伯祥
生物學學習法	周建人
理化學習法	陳兆鵬
圖畫學習法	豐子愷
音樂學習法	豐子愷
世界語學習法	胡愈之
日文學習法	高振清

趙景深
吳明修
陳諒
王伯祥
周建人
陳兆鵬
豐子愷
豐子愷
胡愈之
高振清

文學研究法

趙景深

似乎記得有人問過魯迅怎樣研究文學，魯迅便要他看一點文藝思潮和文學概論之類的書。再就這些書上所舉的書名，按次去看就行了。我想這是個很好很簡便的回答，也是很好的方法。

但魯迅所答的只是『讀什麼書』，『怎樣讀書』却不曾提到，這兒又不妨轉引梁啟超的話。彷彿記得他說過，讀書最好是一面讀一面寫文章。因為只是讀書，常易感到疲倦，這是第一個缺點；讀書時太隨便，好像走馬看花，這是第二個缺點；如果兼寫文章，就容易感到興趣，至少也算是換換花樣，於是第一個缺點可免；寫文章是不能含糊的，一句話一個字也須有來歷，也須交代清楚，所以學問可以實在，不至像木片似的浮在海上，於是第二個缺點可免。

看創作不妨稍快，但也須慢慢的看，處處須想到理論。看詩須注意其句法

，修辭；看小說須注意其人物，結構，和環境；看戲劇須注意其最高點等等。作爲社會學的研究，還須注意其思想。

研究文學是清苦的事業，尤其是中國。所以一個文學志願者非堅毅刻苦不可。文學並不是容易研究的學科，與其他的各科是一樣的煩難；更不妨說文學是一切科學中之最難的。因爲其他各科在於『智識』的給與，書本只是傳達智識的；智識既得，書本便即無用。文學不然，文學的本身也是有價值的，所以即使是同一題材也各有其價值。例如『浮士德』的傳說，『西廂』的故事，都成爲後世詩文的寶庫。我們研究『浮士德』，不僅是研究牠的故事，便算責任已了，必須把一切取材於『浮士德』的作品都拿來研究，這樣文學書便不知道有多少了，文學書浩如烟海，是一切學科中之最多的，其他各科的書只有文學書五十分之一，有些只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一個人的精力有限，生也有涯，智也無涯，誰能把這樣許多書全都看完呢！文學研究之難，於此可知。

所以要講到眞眞文學上的成就，或者貢獻給文學界以什麼，是題目愈小愈好，愈容易見精采。必須像顧頡剛那樣，把『孟姜女』寫成二大厚冊，纔算是眞的研究學問。每一個人研究一個小題目，大家分工合作，湊起來就是偉大的工程了。與其寫『中國文學史』，不如寫『王維評傳』之類，與其寫『世界文學史』，不如寫『紫雲甫研究』之類。

研究中國文學的方法，我請介紹鄭振鐸的『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編者按：此篇載在小說月報上）

研究西洋文學的方法，我請介紹宋桂煌譯的『文學研究法』（赫德生作。）

（編者按：此書光華書局出版）（讀書月刊）

附 中學生與文學

止 敬

做這篇文章的人，也是常常歡喜就文學方面發表些意見，並且常常自以爲

血管中尚留存着青年的情熱，常常還有些「狂慧」的舉動。以這一「資格」，——如果你說這也算是「資格」，敢對青年們之愛好文藝或志願文藝者說幾句話。

任何人都有愛好文藝的性習。一個推小車的苦力，如果他的經濟情形許可，在勞役之後到茶館裏去聽水滸，或是到遊戲場內去看「篤篤班」，便是他的愛好文藝的性習的表現。鄉間社戲，草臺前擠滿了焦臉黃泥腿的農村勞動者，在他們的額上綳絞的一舒展間，也便表現出他們的愛好文藝的性習。自然，你很可以說茶館裏的說書者，遊戲場內的紹興「篤篤班」，鄉間農忙後的神戲一臺，都是趣味低劣，都不合於咱們現在所謂「文藝」的條件，但是請不要忘記，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推小車的苦力，鄉村的勞農，等等）天生成成了只有低劣趣味的愛好文藝的性習，而是因為他們並不像你和我一樣是少爺出身，受過文化的教養，生活在「高貴的」趣味中，並且社會所供給的能夠適合於他們經濟狀況的娛樂，（就是他們還能夠勉強負擔的娛樂費，）也只有那樣趣味低劣的貨

色。除了這因為經濟條件而生的差別以外，他們在聽水滸，看「篤篤班」時所表現的愛好文藝的性習並不和你們看「高貴」趣味的文藝作品時的愛好文藝的性習有什麼本質上的差別。

再進一層言，他們是一般的對於文藝作品（你不要笑，請暫時為說述方便計，把文藝作品這頭銜借給茶館的說書，遊戲場內的「篤篤班」等等一類罷！）的態度很嚴肅。他們上書場，聽「篤篤班」，看社戲，並非完全為了娛樂，爲了消遣，他們是下意識地懷着一個目的——要理解他們所感得奇怪的人生及其究極，他們常常有勇敢的批評的精神。（再請你不要笑，我們把莊嚴的「批評」這術語，也慷慨一下罷！）從前有一本筆記小說紀述扮演曹操的戲子被看戲的農民當場用斧砍殺，便可以說明他們有勇敢的批評的精神，他們把戲文當作真實的人生來認識，他們看戲時的態度異常嚴肅。這種嚴肅的態度，勇敢的批評的精神，便是愛好文藝的性習之最健全的活動。反之，把文藝作品當作消遣，當

作「借酒澆愁」，當作只是舞臺上紙面上的離合悲歡，那便是愛好文藝的性習之十足的病態的表現，那也只有少爺出身，受過文化的教養，生活在高貴的趣味中的人們才會有這病態。

所以，我再說一遍，任何人都有愛好文藝的性習。青年的你們，在這危疑震撼的時代，社會層處處露出罅裂，人生觀要求改造的時代，愛好文藝，自是理之必然。我並不以為青年愛好文藝，便是青年感情浮動的徵象，我更不以為青年愛好文藝便是青年缺乏科學頭腦的徵象。是的，我們不應該籠統地反對青年們之愛好文學，我們應該反對的，是青年們中間尚猶不免的對於文學的病態，——沒有嚴肅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我們尤其不能不反對的，是把「愛好文藝」當作個人的「志向！」曾聽說某地中學入學試驗中有「試各言爾志」那樣意義的題目，結果有許多答案是「愛好文藝」。這顯然是把「愛好文藝」的意義誤解了。愛好文藝是人類的本能，（這裏所用文藝二字是廣義的，）自原始人即已然。

如果說一個人「志在文藝」，那就另一件事了。我們自然不贊成現代青年都「志在文藝」，同時我們也反對抑制人類的愛好文藝的本能。問題是：第一，千萬不要把「愛好文藝」誤爲個人的「立志」；第二，即使是意識地要「立志」在文藝，也不可以隨隨便便就「立」。

這裏，就到了又一句常常接觸着我們的耳朵的青年們常有的問話：怎樣研究文學？這問句的意義就表示問者已經「立志」研究文藝，故而來詢問方法了。「立志」總是可嘉的，但「志」在某事件的先決條件是對於某事件先須有一個充分的知識，不然，就是隨隨便便的「立」，不幸我們在「怎樣研究文學」的發問中很可以嗅得出隨隨便便的「立」。

「研究文學」一語，現在常被含糊地使用。這結果便是青年們對於文學的「志」隨隨便便地「立」。應該把「研究文學」一語先有基本的分析。必須先得認明「研究文學」這一語至少含有兩方面不同的工作：一是把文學當作一種科學而研

究，又一便是寫撰文藝作品，普通所謂「創作」。前者是探討文藝之史的發展，文藝之社會的意義，文藝之時代的構成的因素。就是把文藝當作社會現象之一，因而文藝這特殊學科也就成了社會科學之一。由這樣的理解來研究文學也就和研究其他社會科學（就是社會現象之各個特殊部門）一樣，可以是一個人終身政治的事業。這樣的終身事業，不但需要一個人畢生的精力，並且還需要有利的環境，例如學習必要知識時的經濟的支持，（換一句具體的話，就是進大學校文學史科的經濟能力，）以及研究時期的材料的供給。（譬如在沒有公共的完備的圖書館的中國，你就不能不自己設法去弄到各種舊有的或新出的書籍。）因而這個「研究文學」的「志」也就不能隨隨便便地「立」起來。其次，寫撰文藝作品，做「創作家」；我覺得一般青年所謂「研究文藝」大概是指這方面而言。粗看起來，這個「志」不難「立」。只要有筆，有墨，有紙，有時間，你就可以寫作。並且在這知識分子失業恐慌極嚴重的現在中國，青年知識者當然覺得還是選擇